

论《色戒》中女性身体的政治化书写

叶琳¹

(1. 广州大学, 广东省 广州市 510006)

摘要:“身体写作”是评论界对文学作品中性别认知与描述的称谓, 是对文本叙事方式的一种变革和反叛。张爱玲在《色戒》中便以女性身体为叙事切口, 将个体肉身经验与政治规训、性别权力相勾连。王佳芝作为团队中容貌姣好突出的女性, 其身体在集体的规训下演变成为政治博弈的载体, 揭示出了特定历史语境下女性生存的困境, 及身体作为抵抗场域的脆弱性与悲剧性, 凸显张爱玲对宏大叙事中个体肉身经验与权力关系的深刻叩问。但在一定程度上, 王佳芝的情感本能展现出了对权力秩序的反抗, 为解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身体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王佳芝; 身体; 政治规训; 自我认知; 身体本能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204

一、引言

(一) 张爱玲的身体叙事传统与研究现状

张爱玲的创作始终以女性为核心, 将其作为透视社会规训与人性真实的棱镜。在现有的张爱玲文本研究中, 探究其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身体困境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张爱玲笔下的“身体”并不是单纯的生物属性, 而是承载着精神创伤、欲望博弈与身份困境的叙事载体。张爱玲的身体叙事传统打破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宏大叙事对个体经验的遮蔽, 在《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作品中, 她通过身体细节暴露女性在男权社会与物质压迫下的生存困境, 形成独特的“身体诗学”。

身体叙事的核心在于揭示身体如何被社会权力符号化、工具化。例如, 《金锁记》中曹七巧的身体被“黄金枷锁”异化, 她“将那只碧绿玻璃镯子顺着胳膊往上推, 一直推到腋下”的动作, 成为物质对身体与精神双重奴役的象征; 《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 却仍选择用身体换取物质保障, 其“脂粉涂抹的脸”成为殖民地语境下女性身体被物化的隐喻。这些书写均以身体为切口, 展现个体在时代洪流下的被动性与主体性的微弱挣扎。

(二) 《色, 戒》对张爱玲身体叙事传统的延续

朱崇科在他的《重读张爱玲<色, 戒>》中提到, 在这部小说中, 张爱玲所写的身体并不仅指肉身本身, 而是一种“身体意识形态”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他认为张爱玲在这篇小说中将身体与身份进行了复杂的编织, 因此在解读这篇小说时, 宜超越道德和政治的立场, 看到张爱玲对人性的洞察和她巧妙的艺术表达。^[2]

《色, 戒》之所以成为张爱玲身体叙事的集大成之作, 在于它既延续了其“以身体写灵魂”的传统, 又在政治语境中赋予身体新的叙事维度——将个体融入到了殖民统治与政治博弈的语境当。王佳芝的身体从“女学生的纯洁”被规训为“间谍的工具”, 最终在“钻戒”的光芒中回归了个体的本能情感。这种叙事不仅是对女性命运的微观书写, 更是对 20 世纪中国宏大历史中个体境遇的深刻反思: 在民族、政治、性别等多重规训下, 女性的身体或许终将被权力吞噬, 沦为政治、性别权力中的工具。

二、政治规训下对女性身体的物化

(一) 全景凝视对王佳芝的身体改造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理论, 认为社会是由“惩罚”和“规训”两种机制编织成的权力网络, 其中监视是规训机制的核心内容, 每一个人都被一种不可见的权力组织到被隔离、被分割的空间之中。^[3]

在《色·戒》中, 邝裕民等人组成的特工团队就如同福柯笔下“全景监狱”的监视者, 对王佳芝身体进行了系统性的规训。例如, 小说一开始就对王佳芝的外貌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脸上淡妆, 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

作者简介: 叶琳(2003—), 女,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往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3〕Page1}

其中“旗袍”这一意象的书写与《茉莉香片》中冯碧落“绣着丹凤朝阳的锦缎旗袍”所象征的旧式婚姻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以服饰作为身体规训的外显符号。不同的是,《色,戒》中的旗袍更成为政治任务的“伪装道具”,其紧身剪裁不仅是对女性身体的视觉消费,更暗含特工团队对王佳芝“交际花”身份的强制赋予。

除了服饰以外,邝裕民等人还把王佳芝的身体贴上了“性经验是否丰富”“举止措辞是否像太太”等可量化指标。为了将“麦太太”这一角色演绎得更加真实,组织不顾及王佳芝的个人意愿,打着“革命”的借口迫使其与梁润生发生性关系,以塑造“已婚女性”的真实性。这种将王佳芝的身体与情感属性剥离的“实战练习”实质上是对个体身体的工具化改造。

(二) 团队规训对个体价值认同的消解

组织对王佳芝的规训不仅停留在生理层面,更渗透到了王佳芝的精神领域。“她与梁润生之间早就已经很僵。大家都知道她是懊悔了,也都躲着她,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3〕Page11}

在完成对王佳芝的身体改造后,组织并未对其展现出尊重与支持,而是以身体贞洁为核心的规训话语对其审判,认为“女人有了性生活就是不洁”,“躲着她”“不正眼看她”的群体行为,构成了隐性的精神霸凌。这种冷暴力的本质反映出了集体将王佳芝个体价值简化为工具属性的功利逻辑:有用时“起哄捧她出马”,无用则通过冷漠与回避,迫使她认同自身价值仅存于被物化的身体功能中。

“我傻。反正就是我傻,她对自己说。”“有很久她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3〕Page11} 这种自我贬损实际暴露出了规训机制对王佳芝主体意识的拆解,曾经作为知识女性的她不再认同自我价值,而是转用这种自欺欺人的语态去评判自己,对于自身的身体健康失去了自主权和捍卫权。文本通过这些细节,揭示了“集体冷漠”对摧毁个体的情感价值认同的威慑力,当人际互动的基础从情感联结转化为利用关系时,个体的自我认知也将在集体权力规则中走向崩塌。久而久之,王佳芝也在这种规训中逐渐陷入了认同危机:作为“女大学生”的自我认知被消解,作为“革命工具”的身份却始终伴随着污名化与放逐,沦为革命话语下失去情感主体性的功能性存在。

福柯认为,规训社会中身体的生物性存在是让位于功能性价值的。因此在团队的政治逻辑中,王佳芝的身体价值完全取决于其对刺杀任务的效用,她在麻将桌上的每一个微笑、与易先生独处时的每一次肢体接触,都被设计为任务所需的“表演要素”。当王佳芝被迫用身体去执行任务时,她逐渐忘了自己原本是个有尊严、有情感的女大学生,以前作为学生的自我认同感与价值感都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集体权力与任务支配、随时可能被抛弃的“工具化存在”。而当刺杀失败后,她立刻被处决,印证了身体作为“政治棋子”的可替代性和随意性。当刺杀任务失败后,王佳芝的工具化属性也不复存在了,原有和现有的自我认知体系都在顷刻间崩塌,取而代之的是迷茫和认知困境:“车如流水,与路上行人都跟她隔着一层玻璃,就像橱窗里展览皮大衣与蝙蝠袖烂银衣裙的木美人一样可望而不可即,也跟她们一样闲适自如,只有她一个人心慌意乱关在外面。”^{〔3〕Page21} 这段细节的环境描写刻画出了王佳芝与世界的联结随着任务的失败后被“玻璃”隔绝的状态,体现了身体被规训后个体情感主体性的断裂和认同感的确实。

三、女性身体被政治化后的生存困境

王佳芝的命运同样揭示了波伏娃理论中女性作为“他者”的生存困境:在政治权力与情欲权力的双重压迫下,女性身体对父权制的被动适应,也是其主体性丧失的必然结果。张爱玲通过王佳芝的悲剧,深刻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同时也暗示了女性解放的艰难性。

(一) 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双重压迫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女性作为他者”理论^{〔4〕},深刻揭示了父权制下女性被客体化的生存困境。王佳芝身上所体现的政治权力与情欲权力的双重压迫,共同构成对女性身体的“符号殖民”。

政治权力的物化在王佳芝身上表现为以男性为主导的特工团队对其身体的工具化改造。作为抗日学生团体的诱饵,王佳芝被要求通过身体表演接近汉奸易先生。这种物化不仅体现在任务设计上,更体现在团队对其个体意志的忽视。邝裕民等男性成员将她的身体简化为“美人计”的载体,甚至安排她与梁润生发生性关系以塑造已婚女性的“真实性”。这种政治权力的暴力性在于,它通过集体名义将女性身体纳入意识形态规训,使其成为国家叙事中的牺牲品。王佳芝在执行任务时感受到的“积郁”,正是身体被工具化后的精神创伤。

情欲权力的改造则通过易先生的暴力性占有得以实现。

“他是实在诱惑太多,顾不过来,一个眼不见,就会丢在脑后。还非得盯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3〕Page12}

“一坐定下来,他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3〕Page12}

“知道他在看,更软洋洋地凹着腰。腰细,宛若游龙游进玻璃门。”^{〔3〕Page14} 在与易先生的相处的日常中,张爱玲没有详细地描写两人的对话,而是用到了大量生物化的身体书写,突出了以易先生为代表的男性视角中女性被他者化后的形象。在易先生眼中,王佳芝完全是动物性的,完全是从属性的。她只能用男性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使自己的表现来迎合这种审视。这种迎合可以说不仅仅是王佳芝的作为间谍的任务,也同样是她作为那个时代语境下一个女人的任务。“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3〕Page11},在遭受到团队的排挤与

异化后,王佳芝以“麦太太”的身份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得到了所谓的“慰藉”,这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本质上是王佳芝身体被政治话语异化后的病态快感。易先生不仅通过肢体压制将其沦为欲望客体,还以物质诱惑(粉红钻戒)强化对王佳芝的控制,这种占有本质上是权力关系的具象化。王佳芝在与易先生的关系中,身体成为权力博弈的战场:她既是主动的诱惑者,又是被动的被占有者。当易先生为她戴上钻戒时,她短暂感受到的“被爱”幻觉,实则是情欲权力精心编织的陷阱。

这双重压迫使王佳芝陷入“身体不属于自己”的存在困境。政治权力将其身体工具化,情欲权力将其身体欲望化,两者共同剥夺了她的主体性。正如波伏娃所言,女性在父权制下始终处于“内在性”的束缚中,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我超越。

(二) 身体“他者化”使自我身份认知混淆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一书中指出,个体的性别认同并非内在自发的,而是在他者的凝视和社会规范的压力下逐步建构出来的,性别并非个体的自由表达,而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受到文化压制和欲望规范的影响。^[5]王佳芝在“女学生”“麦太太”“间谍”等多重身份间不断来回切换,正是身体“他者化”的具象体现,她的身份认知不再由自我定义,而是沦为外界需求的投射,最终导致自我认知的彻底混乱。

在扮演“麦太太”的过程中,王佳芝逐渐陷入身份混淆。作为间谍,她需要时刻保持清醒以完成刺杀任务;但作为情妇,她又不由自主沉溺于物质享受与情欲满足带来的虚幻慰藉。当易先生为她购买钻戒时,金钱与权力诱惑触达了王佳芝内心的真实需求,“英文有这话:‘权势是一种迷药。’对不对她不知道。她是最完全被动的。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只有现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那倒还犹可,他的权力与他本人多少是分不开的……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帅气。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3]Page19}

在小说购买钻戒这一高潮中,张爱玲用了大量细致温婉地笔墨去描写王佳芝的内心世界,这一刻王佳芝不再是“麦太太”,而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的本色出演。王佳芝误入了“非理性体验”的陷阱中,引发了“表演”与“现实”的混淆。这种身份的撕裂正是这种内化失败的结果——她无法完全将自己等同于任何一种角色,却又被所有角色所规训。她将易先生的金钱与肉体占有视为生存的依托。这种转变在钻戒场景中达到高潮:她将易先生的物质付出解读为“真爱”,选择放走刺杀对象。这一行为不仅是对男性权力的妥协,更是身体“他者化”导致自我身份认知崩塌的必然结果:当她的主体性被外界规训彻底消解,便只能在混乱的身份漩涡中,以否定自我、背叛使命的方式,走向悲剧结局。正如波伏娃所言,困于“内在性”牢笼的女性终将沦为父权制的牺牲品,王佳芝的命运,正是身体“他者化”扭曲自我认知、摧毁主体意识的深刻印证。

四、身体本能对规训秩序的反抗尝试

(一) 钻戒的象征意义:情感对权力的突围

在《色,戒》的叙事中,六克拉粉钻戒是全文的一条暗线,也是“色,戒”中“戒”的维度之一,它以物质实体的形式颠覆了政治权力对身体的支配。当王佳芝在珠宝店中,目光落在那枚钻戒折射出的光芒上时,她的身体本能反应开始打破“特工任务”所构建的理性框架。原文写道:“她把那粉红钻戒戴在手上侧过来侧过去地看,与她玫瑰红的指甲油一比,其实不过微红,也不太大,但是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3]Page17}钻戒的独特魅力并不单单只是它那“十一根”金条的价格,而是成为了王佳芝在这场感情戏中最直接的温存,长期以来被政治与集体权力规训下的委屈与隐忍都在这枚物质符号的刺激下渐渐苏醒。

笔者认为钻戒的象征意义在文中具有两个维度。一方面,它是男性以及集体权力的物化代表,易先生擅长用财富来操控情感,试图通过赠送钻戒来维系他与王佳芝之间那种特殊的关系,然而在王佳芝眼中却成为了感知“被爱”的媒介。当王佳芝看着这枚钻戒,心中突然产生了“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的想法,“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3]Page19}。这一刻,钻戒不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而是被赋予了情感的意义,让王佳芝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被重视感。

另一方面,钻戒在政治任务中原本被预设为“诱杀信号”,是完成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但在王佳芝的身体真实情感体验面前,它的这一预设功能被彻底消解。尽管王佳芝经过了两年特工训练,深知“美人局”的残酷逻辑,但她的身体却在钻戒带来的“被重视感”中背叛了政治指令。这枚钻戒在此就充当了身体本能突破权力牢笼的偶然缺口。它让王佳芝从被政治话语支配的麻木状态中惊醒,开始关注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和身体的感受。这一细节与香港时期“舞台照明余辉”的隐喻相互呼应。在香港时,王佳芝的身体献祭仿佛是在政治话语的“舞台照明”下进行的“表演性受难”,她的身体被政治话语所支配,成为完成任务的工具。而上海珠宝店中的这一时刻,钻戒作为一个物质符号,成为了身体本能觉醒的契机。

(二) 从身体工具到自我的转变

在《色,戒》中,王佳芝的身体长期被革命、道德等外部话语所征用,成为了诱敌深入的武器,她的自我情感被压抑和抛弃,身体只是作为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而存在。然而,在与易先生的相处过程中,王佳芝的身体并未展现出政治工具化的彻底性,她的情感需求无法违背一个女性对真实情感的本能需求,“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3]Page17}身体的体验似乎给王佳芝带来某

种自觉意识和主体性,她因为身体(爱欲)而掉入一个更大的陷阱——男女的情欲之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身体反而是以其自身的“弱点”,解构了女性主义所谓的身體政治。尤其是在珠宝店的这一关键场景中,王佳芝通过身体感觉开始了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外部话语的反抗。“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3]Page17}面对钻戒的刺激以及两年来爱欲的积累,王佳芝的身体感觉逐渐消解了外部力量赋予她的虚假身份。长期以来,她被赋予了爱国青年、“麦太太”等各种别人期望的角色,在这些角色中压抑了真实的自我情感需求。但在这一刻,她不再是为了政治任务而存在的工具,而是一个有着真实情感的女性。“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3]Page17}。这一心理活动的突然转变,标志着王佳芝开始从被政治话语支配的工具角色中突然觉醒,作为一个女性的真实情感和需求最终战胜了“革命者”的身份。

“快走,”她低声说。^{[3]Page18}至此,小说被推向了高潮,王佳芝最终放走了易先生,这也表明了刺杀任务失败。她的身体感觉成为了其解构原有的道德和政治工具的武器,让她从被压抑和规训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短暂地恢复了真实的自我。然而,王佳芝的这一被情感本能推动下所作出来的行为,也宣告了她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在身份暴露后,王佳芝很快就被处决了,她以一种破釜沉舟的方式、以自我的失败走向死亡结束了痛苦。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女性对男性、集体主义话语对女性身体压抑、剥夺和规训的反抗,也展现了张爱玲小说中身体叙事的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

五、结语

《色戒》通过王佳芝的身体叙事,构建了一个政治规训、性别权力与个体本能相互博弈的复杂场域。女性身体在此既是殖民统治与男性霸权的“牺牲品”,也是抵抗异化的“前沿阵地”。在宏大历史叙事与性别秩序的学术对话中,张爱玲的身体书写彰显了独特的价值:女性身体常常被用作权力斗争的“工具”,但王佳芝对个体情感的本能需求和放走易先生的行为,这些看似“软弱”的本能反应,恰恰是她作为一个“个体”的体现。这种惨痛到付出生命的身体本能的“反叛”证明了在层层规训之下,个体的真实情感和身体本能从未被完全消灭。这种对“被规训身体的偶然突围”的书写,既延续了《金锁记》《第一炉香》中“物质异化身体”的叙事传统,更在政治伦理维度上拓展了女性文学的学术边界,为解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身体政治提供了“性别——权力——物质”的三维阐释模型。

参考文献:

- [1] 朱崇科. 重读张爱玲《色戒》[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2):133-146.
- [2]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3] 张爱玲. 张爱玲精品集. 色戒珍藏本[M].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
- [4]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
- [5] 朱迪斯·巴特勒. 性别麻烦[M]. 宋素凤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 [6] 邹旭林. 《色戒》中王佳芝形象的多重解构意义[J]. 文教资料, 2020, (05): 34-36.
- [7] 吴晓佳. 反“身体政治”的身体——张爱玲《色戒》中的双重解构[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6, (05).

On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female body in *The Spying*

YeLin¹

¹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Body writing" enables women to re-enter society through bodily expression, representing both a transformation and rebellion against textual narrative conventions. In her novel **Lust, Caution**, Eileen Chang employs female bodies as narrative focal points, intertwining personal physical experiences with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gender power dynamics. Wang Jiazhi, the team's most strikingly beautiful member, sees her body transformed into a vessel for political maneuvering under collective conditioning. This reveals the existential dilemmas of women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exposing the vulnerability and tragedy inherent in bodily resistance as a battleground. It highlights Eileen Chang's profound inquiry into individual physical experiences and power relations within grand narratives. Yet Wang Jiazhi's emotional instinctual expressions demonstrate defiance against power structures, offering fresh perspectives for interpreting bodily writing in 20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Wang Jiazhi; body; political discipline; self-awareness; bodily instinct